

幸福之书

侦探甘地的读心术

Awasaka Tsumao

泡坂妻夫



幸福之书——侦探甘地的读心术

(日) 泡坂妻夫 著
张嘉芬 译

《SHIAWASE NO SHO》

by AWASAKA TSUMAO/Copyright © 1987 ATSUKAWA FUMI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ertified by SHIMAZA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enc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之书 / (日) 泡坂妻夫著; 张嘉芬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 5

ISBN 978 - 7 - 5133 - 0642 - 3

I. ①幸… II. ①泡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日本 - 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57020 号

幸福之书

(日) 泡坂妻夫 著; 张嘉芬 译

策划编辑: 褚盟

责任编辑: 褚盟

责任印制: 韦舰

装帧设计: 周伟伟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7.375

字数: 90千字

版次: 2012年5月第一版 2012年5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133 - 0642 - 3

定价: 25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

《幸福之书》由桂叶华圣（Katsuraba Kasei）撰写，于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由惟灵讲会出版局刊行。

这本书的开本是 A6 大小，大概有两百页左右，感觉跟一般的口袋本没什么两样。在排版方面，它的每一页有十五行，每行四十一字，换行很频繁。它之所以采用这般松散的文字结构，大概是刻意的贴心安排，希望借此让平常没有阅读文字习惯的人，也能够轻松地体验这本书吧！

书的封面，用的是接近皮肤颜色的模造纸；在毫不起眼的方框里，用明体的铅字印着“幸福之书”几个字。然而，书本上却到处都找不到定价的标示。版权页上的“非卖品”三个字，明白地昭示了这本书与以一般大众为对象的商业作品之间的差异。出版这本书的“惟灵讲会”，是一个拥有众多信徒的宗教团体。这个宗教的教主正是桂叶华圣，而《幸福之书》则是惟灵讲会为了传教而出版的教典。然而，当中所写的并不是什么艰涩的教义。书的一开始，是用略带东北地方口音的、非常口语化的方式，阐述华圣的生平。这段既非布道，也非弘法，而是将华圣的话，巨细靡遗地化为铅字。

《幸福之书》的内容都以口语化的方式记述，其中有相当多明显重复的字句存在。此外，它在文字的使用方式上也非常随性，譬如说同样的“ㄍㄨㄥ ㄇㄨㄣˊ ㄉㄨㄥˊ”，有些地方写成“恭敬”，有些地方则是写成“恭恭敬敬”。

虽说这本书是由讲会出版局刊行出版的，但看了这样的内文用字后，恐怕任谁也不会觉得这本书是经过了专家校订的吧！然而，一开始读这本书，就会发现它有种让人不停地翻页读下去的、独特的魅力。

《幸福之书》的前半部分，几乎都在详尽描述现在年近八十的华圣的生平事迹。在这里，我们仅选出部分内容加以介绍。

桂叶华圣的本名叫桂叶久万，生于岩手县的早房。她的父亲是当地村公所的出纳，母亲名叫阿科。阿科那神经质的个性，一直以来让久万的父亲很烦恼。她一发作起来就会失眠，只要睡不着，即使是半夜也会跑到院子里，认真地拔草、打扫；然而，等到她的情绪稳定下来，却又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事。

比起平凡的父亲，久万对母亲的尊敬之情更深。现在，惟灵讲会将阿科的生日定为“圣科天母之日”——在每年的八月一日，都会举办盛大的祭祀活动。

如果书里陈述的都是事实的话，那么久万似乎生来就具有很强

的透视能力。当她还在幼儿期的时候，透视能力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——就算是父母用完之后随手一放，连自己都忘记放在哪里的东西，她也能分毫不差地说中所在的地方。

久万四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她跟父亲说：“明天月娘会翻面喔！”当时她父亲并不以为意，但隔天晚上就发生了月蚀，这让她的父亲吃惊不已。然而，她的父亲是一个相当朴实的公务员，他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。

时间来到了久万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。当时，在早房地区的迎神赛会上，有人在神社里摆起了读心术的摊子。读心术师共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戴着厚厚眼镜、年约四十岁的男子，另外还有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女。少女戴着黑色的眼罩，背对观众坐在一张木椅上；戴眼镜的男子则是站在少女旁边，让围观的人们随意拿出些物品来，然后再问少女那样东西是什么。少女听到问题之后，便会正确地说出物品的名称。少女说中的那些东西，从围观者拿着的香烟、火柴、零钱、手表等简单的物品，到烟盒里有几根烟、零钱包里有多少钱，都准确无误；甚至连围观者的性别与服装，身高和年龄等，也都能毫不迟疑地回答出来。久万看了这场读心术，当场被震慑住，一动也动不了。根据《幸福之书》记载，久万到庙里是午后，当她回过神时，天色早已暗下来。她在

读心术师的面前，就这样伫立了半天之久。

读心术师还不只是猜对了现场围观者手上的东西而已。当蒙眼猜物的活动告一段落之后，读心术师说：

“现场来宾当中，如果有人需要找失物、寻人，或是赌输赢、论吉凶等等，不管什么样的疑难杂症，我们都能现场回答您。”

围观者才刚亲眼见识过超能力，所以马上就相信了读心术师的话，在读心术师的面前排起了一条长队。

久万一直很有耐心地等着，直到这些人离去。读心术师再次使出招揽客人的读心术时，她还是继续停留在原地不动。因此，在读心术师的眼中，她看起来格外醒目。

当围观人潮逐渐散去之际，戴着眼镜的男子点起烟，跟久万谈起话来：

“小妹妹，你看起来好像对读心术很有兴趣嘛！”

久万点点头。戴眼镜的男人促狭似的笑着说：

“怎么样，小妹妹，有没有兴趣试试读心术呀？”

久万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

戴眼镜的男子应该是觉得一个小孩才看了半天，不可能学会读心术；万一失败了，就笑着安慰这孩子一下吧！于是，男子让久万代替少女，蒙住她的眼睛，让她坐在椅子上。

“好了，这是什么？”

久万听见了男子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在她的眼前竟然出现了一支钢笔。

当久万一回答说“钢笔”，在她耳边传来的是男子惊讶的声音。

过了半晌，男子才又慌忙地问了下一个问题：“下一样东西……猜得出来吗？”

“……怀表。”

“……那，怀表上显示的时间呢？好好想清楚，再清楚地回答。”

“六点……十五分。”

久万感觉到，围观者又再次聚集到读心术师的四周。

戴着眼镜的男子向围观的观众借了东西，而这些东西全都丝毫不差地被久万说中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男子把久万的眼罩解开，用一副被击溃的表情说：

“这可是……不折不扣的神童啊！”

这件事正好被认识的人看到。

于是，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。大家都认为她是懂得读心术的天才。于是很多人涌到久万家来，但她的父亲不肯承认女儿的

超能力，很客气地让所有人全吃了闭门羹。他只是由衷地希望久万能够平凡地成长，成家，成为一个朴实勤恳的母亲。不过另一方面，久万的母亲阿科因为相信女儿的特异功能，总会瞒着她爸爸，告诉久万一些灵界和魔法的事。想必是当年的这段经历，养成了她日后当教主时的性格吧！迎神赛会那天成功地表演了读心术这件事，在久万的心里，悄悄地、但却扎实地建立起了自信。因为久万父亲的薪水相当微薄，阿科又体弱多病，所以当久万小学毕业之后，马上就被送到住在盛冈的伯母家里工作。这位伯母对阿科来说，就像是亲姐姐一样。她是当地一家颇具规模的日本料理店——“都村”的老板娘。

这位伯母有个比久万大五岁的女儿，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开始，精神状态就不太稳定。有一次，她翻着白眼，把房间里所有她能拿到的东西全都砸坏了。这位伯母认为女儿一定是被脏东西附身了，于是就找了一位修行僧来帮她的女儿祈祷作法。结果，她女儿马上就恢复正常了。这位修行僧被称为“水行者”。久万正是因为遇见了这位水行者，从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。

当水行者看见久万不分昼夜、细心照顾伯母家那位得失心疯的女孩时，他马上意识到，久万绝对不是池中之物。于是，水行者便向久万的伯母说，希望能够收久万为徒。伯母询问了久万本人的意

愿，久万回答说：“直到现在为止，我曾经听过很多教诲，但却没有任何一种教义，能让我心悦诚服。然而，虽然我今天才第一次见到水行者大师，但我却由衷地认为，大师一定能够导引我走向开悟之道。”

于是，久万就这样成为了水行者的弟子。在历经种种不同的修行之后，久万的超能力被充分地发掘出来，挖掘的速度之快，就连水行者本人也大为吃惊。过了不久，久万晋升为修行者，同时也开始接触信徒。

当时，水行者虽然拥有“惟灵讲”这个宗教团体，但信徒只有四十位。然而，自久万晋升之后，由于她的实力与美貌广受好评，因此，惟灵讲的信徒也不断地增加。这种宗教团体的人一多，难免就有些光怪陆离的事情发生。

究竟是由谁开始的，至今已经无从稽考，不过有谣传，只要加入了惟灵讲，就不用服兵役。因为这个传言，使得惟灵讲的信徒突破了十万人。不过，惟灵讲的发展也不全都是一帆风顺。这谣言传到了特高警察的耳朵里，水行者被逮捕入狱，而久万也受到牵连，被拘留了很长一段时间。然而，即便面对这些厄运，久万仍然没有被打倒。她在狱中依旧不断认真磨炼自己的超能力；到最后，久万竟而获得了上天的启示。天启的内容是：在不久的将来，

世界上的大战乱就会告一段落。到时候，信众们将会再次回到惟灵讲来，而整个团体也将呈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。到那时候，久万将会告诉世人们新的真理，也会成为教主。所谓的真理，就是要让人认知到人生在世，本来就是污秽的。而这个天启，竟真的——应验了。

就在日本战败的同时，久万被释放了。当时水行者正着手重启惟灵讲的运作，于是便和久万一起致力于传教活动。正好他们也赶上了战后新兴宗教蓬勃发展的热潮，于是信众很快就激增到战前的两倍之多。这时，在水行者的建议下，惟灵讲改称为“惟灵讲会”，同时奉久万为“华圣”，也就是讲会的教主。

讲会后来又变得更加繁荣，则是因为华圣认识了宝町数芳。宝町是水产业界的巨子。在战后的一片混乱当中，他巧妙地周旋于各界之间，累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。然而，自从遇上华圣那一天起，他旋即成为了华圣的虔诚信徒，还把栃木县上志田的一片别墅用地捐给了讲会。华圣把这块地当做讲会的圣地，在那里盖起了大圣堂，接着又陆续修筑了修行道场、学校、医院、美术馆等等。而讲会的信众也一举突破了一百八十万人，一路发展到现在。

《幸福之书》的后半部分，花了很大的篇幅去阐述久万在狱中得到天启时，顿悟到的人世真理。

这些内容就像是华圣语录似的，用前面所提到的“人是污秽的”这个立论为基础，发展出一套华圣的思想：人会发动战争，会对他人怀恨，会因病而苦，都是因为人的本质就是丑恶的。

人吃了珍馐美味，却排出污秽的东西；呼吸新鲜的空气，却吐出臭气；灵魂要等到离开肉体后，才能首次呈现出洁净的姿态。因此，神灵是最尊贵的东西，人要想幸福，就必须时时谨记去除日常生活当中的污秽，同时不忘尊敬神灵。这就是华圣的思想。从某种角度看来，这些思想并没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之处，甚至可以说只是将平淡无奇的闲聊，化为絮絮叨叨的文字罗列在书上而已。但或许正是由于它的内容保守且平易近人，所以才能博得大众的支持吧！

在《幸福之书》最后记载的，是讲会独有的日常礼拜该如何执行，以及主要的年度活动。在年度活动当中，有很多类似纪念华圣母亲生日的“圣科天母之日”，或是水行者忌日的“御水祭”，以及庆祝华圣诞生的“教主年祭”的活动。《幸福之书》的初版是在战后不久发行的，当时用的还是旧的真名字体，纸张则是劣质的再生纸。后来随着信众的增加，书也改版、订正过很多次。此外，由于在海外也有众多信徒，因此也出了英文版，并流传到世界各地。书的初版现在被包上了金皮，装订得很漂亮，秘密地收藏在

大圣堂图书馆的深处。

话说回来，现在我们所谈的这本《幸福之书》，看起来似乎是初版的普及摘要版，感觉起来应该是为了要让信徒携带方便而发行的——事实上，也确实有很多信徒把《幸福之书》随身携带——然而，在这本书发行的背后，其实却隐藏着某个别有用心者的诡秘企图……

这是一间东洋风和西洋风交错混杂，充满了混沌感的房间。

在房间的正面有一座金色祭坛，让人想起寺院的正殿；一旁的墙上，则挂着印度风情的画布。

垂挂在天花板上、犹如成串水晶长矛般的巨大水晶灯底下，铺着由各种原色混合而成的马赛克绒毯。房间内仅有如破晓前似的微亮，带着金色的微光温柔地包覆着整个空间，荡漾着淡淡的香味。

房间里一共有五个人，有男有女。

坐在紫檀大桌前的，正是惟灵讲会的教主，桂叶华圣。

华圣的双颊深陷，使下巴变得更加醒目。

往昔的美貌还稍稍遗留在她那细长的眼眸里，但她的双瞳却已变得白浊。

“你说过要让我在这里看那个吧，月圣？”

华圣一边说着，一边稍稍动了一下白衣宽松的大袖子。

被称为“月圣”的男人点了点头，说：

“是的。能承蒙华上人过目，相信日导也会觉得相当光荣。”

说罢，他看了看身边一名年约三十的女性。

讲会有“圣”、“觉”、“导”三个层级。

“圣”是讲会当中的首脑层级，“觉”则是各分部的部长，“导”则是一般的信徒。而在每个层级当中，又用“日”、“月”、“星”区分彼此的地位高低。

换句话说，所谓的“日圣”，是讲会“圣”级成员当中地位最高的一员，而“日导”则是“导”级的最上层。

被称为“日导”的这位女子皮肤白皙，轮廓分明。在她的美丽当中，荡漾着一种极其不寻常、会让身旁的人不由得微微沉醉其中的气质。

“那么，就快点开始吧。”

华圣说道。

日导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，态度不卑不亢。

她的气质让华圣很欣赏。这一天，在华圣位于惟灵讲会大圣堂的密室里，接受测试的日导，能力毋庸置疑。她确实看穿了华圣的

想法，而用来进行测试的工具，正是一本《幸福之书》。

这时，恰好有一沓即将要出版的《幸福之书》样书堆在桌上。华圣照日导所言，拿起当中的一册。

“华上人，请您从那本书当中，随意选出您喜欢的一页。”

日导如此说道。

华圣将银色的裁纸刀插进了书页之间。日导把书转向华圣，摊开了裁纸刀所在的部分。华圣依照日导的要求，记下了那一页的第一个词汇。接着，日导又把书重新合上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日导都没有把被选中的那一页朝向自己。日导把书放在桌上，把左手手掌贴在上面，喃喃祷告了一阵。不久之后，她把手拿开，另外拿出一张小纸条，在上面不知道写了些什么。之后，她把纸条对折，放在书上。

“华上人，您刚才记下的词汇是什么？”日导开口问道。

华圣记下的是“不可解”。这时，华圣拿起了刚才日导所写的纸条，打开一看，纸条上赫然清晰地写着“不可解”三个字。

在月圣和日导身旁站着的两位男性，虽然没有发出声音，但脸上都流露出了相当佩服的神情。华圣看了看其中一位男性，对他问道：

“清林寺日圣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清林寺日圣是一位体格壮硕，身材高挑，年约三十岁的男子。他静静地摇了摇头说：“这是相当卓越的读心能力，吾等恐怕望尘莫及。”华圣脸色一沉。她对清林寺这种动不动就马上举白旗投降的个性，向来都很头痛。

四人退下之后，房间里就只剩华圣一人。华圣站在关着雉鸡的大鸟笼前，陷入了长长的沉思之中。

最近，她总觉得体力衰退得特别厉害。虽然还有少许气力，但没有旁人协助的话根本无法外出，手也有点不听使唤了。尽管在心里，她对于自己来日无多已经有所察觉，然而，讲会的接班人一直悬而未决，还是非常让她不放心……

华圣心里很清楚，刚才在房间里的这位日导，和年轻时候的自己如出一辙。

她那出神入化的超能力，华圣刚刚已经亲眼见过了；至于容貌和气质，更是没话说。华圣凭直觉认为，如果任命她担任讲会的第二代教主，那么她一定会成为一名能够好好率领信众的难得人才——华圣的直觉，迄今从未出过差错。

既然如此，只要立日导为接班人，事情就可以轻易地解决了。实际上却没有这么简单，绝对不可以草率行事。因此，华圣的想法一直在摇摆。因为清林寺的存在，让她无法下定决心。清林寺日圣，

本名叫做清林寺忠茂。不过，他还有另一个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的身份，那就是桂叶华圣的亲孙子。

华圣在惟灵讲修行期间，和水行者生了一个儿子。这个儿子被教养成一个前途光明的青年，但后来却主动加入了特攻队，年纪轻轻就战死沙场了。

之后，华圣发现某位女信徒的肚子里怀了儿子的孩子。她认为女信徒的人生还很长，于是就秘密地让她把孩子生下来，自己把孩子抚养成人。这个孩子就是现在的清林寺忠茂。水行者临死前，已经选定了清林寺作为讲会接班人。虽说讲会实际是在华圣手中发展起来，担任教主职务的也是华圣，不过水行者仍然强烈地希望，能够让清林寺出任第二任教主。然而，清林寺却长成一个只有“身强体健”堪称优点，在个性方面善变又多疑的男人。不管怎么看，他都不像是个足以扛起大团体当家责任的人。

况且，现在的清林寺已经俨然一副二代教主的派头，奢侈成性又耽溺女色，对于这一点，华圣也很难接受。（到底是该选择这边还是那边？）像这样为了一件事情如此大伤脑筋的情况，对华圣来说，可谓极其罕见。经过几番考量之后，华圣认为应该给他们两人一些试炼，最终能够通过试炼的人，才有资格当上讲会二代教主。做了这个决定之后，华圣便把手伸进笼子里。在为